

新版

走向混沌

从维熙 著

北京出版社

三部曲



走向混沌

从维熙 著
北京出版社

三部曲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向混沌/从维熙著. -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1

ISBN 7-200-04246-3

I. 走… II. 从… III. 从维熙-回忆录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428 号

走向混沌

ZOU XIANG HUN DUN

从维熙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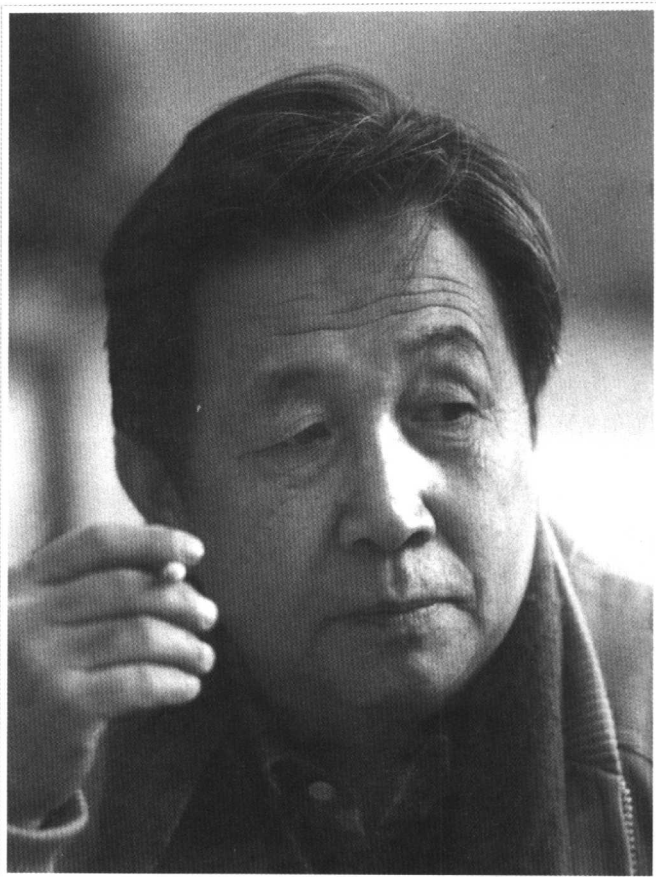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6.75印张 379千字

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 000

ISBN 7-200-04246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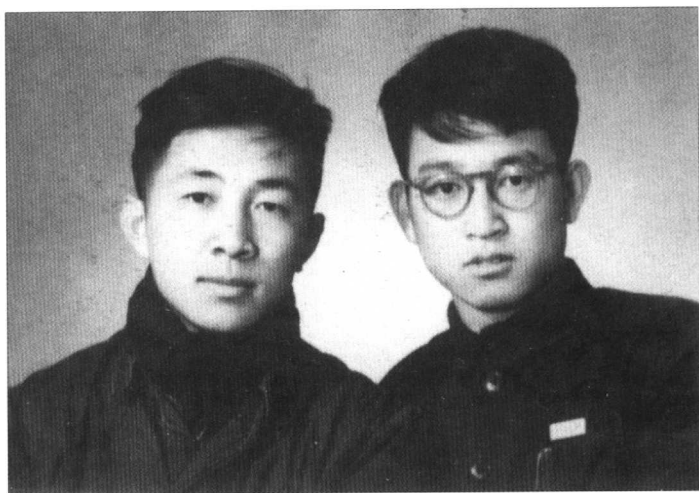
I·664 定价: 24.00元



作者像



二十二岁的从维熙，刚刚步入中国文坛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一部）



从维熙（左）和刘绍棠（右）。此照拍摄于1955年秋。两年之后，两个挚友都被卷进了“台风眼”。从维熙从此走上了比刘绍棠更为艰辛的漫漫长途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一部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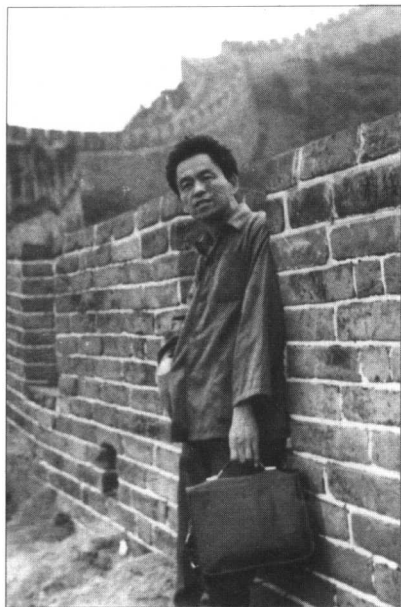
“文革”中艰难度日的祖孙。从维熙和张沪双双在劳改农场，早熟的儿子从众，常常替奶奶扫街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二部）



从维熙与第二次死而复生的张沪。照片拍摄于1972年的劳改煤矿。从维熙因长期在井下挖煤，脸上带有洗不净的煤尘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三部）



1963年春，从维熙被允许第一次探家时，与他刚过六岁生日的儿子从众合影。当时，小小人儿不知爸爸的悲怆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二部）



清华大学水利系学子、划右后曾经逃亡边陲的姜葆琛，在平反前的1978年，登上长城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三部）



新中国新闻出版局审读处第一任处长朱希。1970年在山西大辛庄劳改农场，被判处死刑而自身不知。这是他被关押时的服刑照片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三部）



庭院深深，诺瑟修女院中的英木兰（英若成的堂妹）。见此照片，你能想到她在为囚期间，曾经爬上过大轮窑高四十米的烟囱吗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三部）



1978年，临汾地委宣传部及文联的同志们欢送从维熙重返北京文坛时的合影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三部）



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折翅的北京文坛“四只黑天鹅”。刘绍棠（左一）、从维熙（左二）、王蒙（左三）、邓友梅（左四）相聚于1979年底，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



在全国文代会期间，从维熙与在“文革”期间受过牢狱之灾的苏策（右一）、张志民（右二）、彭荆风（右三）、李英儒（右五）、金敬迈（右六）、赵寰（右七）一起参观了秦城监狱。此为监狱外景



1985年从维熙与张沪曾回桃园觅故。背景即从维熙劳改时驻足过三年的土地。1963年后，潘汉年曾在桃园旁边的小院栖身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二部）



从维熙结束劳改生活后的第一个生活驿站——山西临汾地区文联。此照片是他还原成人后的第一张留影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三部的收尾章节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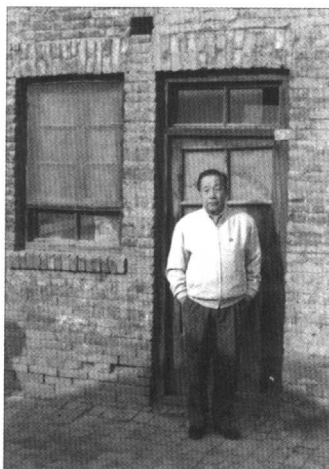
从维熙重返劳改过的土地，再一次反刍1957年之后的苍凉往事



从维熙与昔日的囚友陈野（左）在家中叙旧。陈野是1947年中共地下党党员，反右前是中国青年报社记者。一把瘦骨，险些葬身于西北的大沙漠中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二部）



1996年秋，几个昔日右派囚友，相聚韩大钧家忆旧。杨路（左一）数学家、韩大钧（左二）中科院电子所研究员、张永贤（左三）高级工程师、从维熙（左四）、杜高（左五）戏剧出版社社长、李泰伦（左六）职业高中校长（《走向混沌》第一、二卷中都有对他们的描述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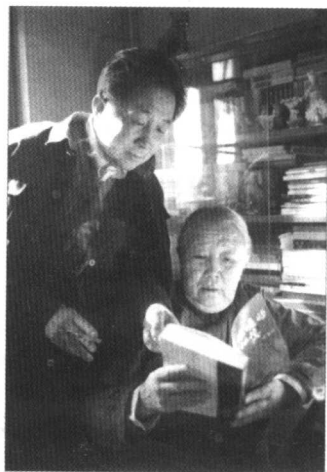


1970年的“一打反三”运动中，张沪蒙冤第二次自杀，从维熙被带上手铐，掷进严管班。这是两人当时住的监舍，从维熙访故时，在这间充满悲怆的的监舍前留影（见《走向混沌》第三部）

养育从维熙成人，并承受了人生巨大磨难的母亲。她在1979年后，翻阅过儿子的许多著作；可惜的是，她没能看到《走向混沌》三部曲的出版，便在1995年病故。古典文学专家文怀沙，对着她遗像鞠躬时，称她为中国“伟大的母亲”



1999年10月，作家曾重访茶淀芦花荡，再一次咀嚼往日的苍凉。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，曾集中囚禁过几大城市的劳改右派



新版前言

本书初版印数达四万册，一年光景销售一空，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：尽管图书市场在萎缩变形，但读者并没有冷落文学对历史的真诚。拙作问世后，传媒并没对其进行炒作，笔者自身更是远离媒体；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关注，除了其书描写了历史中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之外，还在于此书有着其跨越时空的内在张力。（引自读者来信）

还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，由于历史岁月的漫长，尽管笔者曾做了大量的回访和核实工作，但是此书初印仍然留下了许多遗憾之处。比如，行文时匆忙留下的误引及错字，此次再版重印，都认真进行了校正。感谢读者的厚爱和帮助，其中有些差错，是读者来信提示给我的。值此文学已失去信息反馈的年代，还能有大量的读者来信（详见附于书中我与光年同志的通信），给予拙作以鼓励和期冀，这是作者的最大安慰。

始自屈原在群奸的诬陷中溺水汨罗，司马迁遭宫刑后著《史记》，直到鲁迅先生的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中国文化人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往事。但这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脉系。读者大概不会忘记那秦桧也会诵几首歪诗，大汉奸汪精卫也曾披着文化人的外衣，他们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类品种。也许正是由于两种文化都在繁衍生息，我在写此书时的格言则是：不求附和时尚，只求去伪存真。我想，凡是深爱我们民族，并为之忘我奋斗的知识分

子，都应具有的唯物主义的情怀。当然，我们回首我们曲折历史的时候，内心是十分沉重的；正是为了不再重叠历史的喋血，我们才更应该对明天奉献出真诚。如果，当未来梳理并审视昨天或前天的历史时，发现这是一部无法取代的文史著作，那将归功于一代知识分子的付出。

这里必须说明的是：中国的知识分子，虽然有着牛的坚韧，龟的沉默，以及风云时代的虎啸龙吟；但他们也是肉体凡胎，历史的胎记以及中国古老文化负面影响注入的生命残缺，是无法回避的。因而笔者青灯冷对写此回忆录时，没有美化知识部落群体及任何个人（包括自己）的笔墨。书中有关“煮豆燃豆其”的章节，不仅可以供爬过历史溶洞的知识分子回审自识；已然留下深深历史车辙的“前车之鉴”，理应成为历史的“后事之师”。

中国古老神话中的八仙虽各有各的非凡本领，但能够成为哲圣者，却只有其中倒骑毛驴的张果老一仙。之所以如此，因为他知道不断向后看——他演绎的是古训中“温故而知新”的哲理。当此 21 世纪之初，笔者写此新版前言，既是向读者朋友表示真挚的谢意，更饱含了与昔日悲情历史告别和对 21 世纪中国璀璨前景的虔诚祝福。序言忌长，就此停笔。

作者

2001 年春日于北京

历史的贡献——张光年与从维熙 关于《走向混沌》的通信

张光年就《走向混沌》致信从维熙

维熙同志：

1999年10月，在家养病时拜读了你的《走向混沌》，在日记里简记几则读后感。昨天翻阅一过，觉得应抄寄给你，以答两次赠书的美意。

1999年10月9日：

今天开始阅读从维熙的长篇新著《走向混沌》。阿蕙（黄叶绿同志）看过，说给我若干内容。披阅之下，惨不忍看，仍看到五十八面……他写得细，于悲惨处更细，是一历史性贡献。

10月10日：

上下午接着读《走向混沌》，读到一百十八面。写得很惨，不光境遇上的，而且心灵上的。越是惨不忍闻处，他越是刻画得精细，非打动你的心弦引起你深思不可。

10月11日：

《走向混沌》看到一百九十六面。1962年春受广州会议

影响，对“右派”略有松动。书中写1961年在清河农场时因饥饿半数人浮肿的惨状，骇人听闻（偷吃活鱼、活蛇、活鼠等）。作者生活知识丰富，语言、民间语汇丰富，善于在紧要处传情，颇见功力。

10月12日：

《走向混沌》看到二百八十六面，已是“文革”第二年，劳改犯更加不幸。这里写了几个好人：管理干部两人；“右派”中不少人精神堕落，可也有不屈的知识分子。这部自传体纪实文学的主人公是作者自己，对当时心灵感受挖得很深，兼及周围多种人物。故事接着故事，悲剧接着悲剧，虽悲苦脏乱而能吸引人读下去，甚至手不释卷。从自己及同类遭遇写出那一段可悲可耻的历史，是从维熙的贡献。

10月13日：

腹泻好了，未痊愈。今天仍少走动，坐下看书。

《走向混沌》看到三百六十六面，已是全书之大半。“文革”又将犯人远送到山西曲沃监狱劳改，境遇更艰苦。张沪（从妻）二度自杀遇救。笔下时露血泪。

10月14日：

静下心来看书。《走向混沌》已看到四百五十面，快看完了。此书后编写了两个灾难中不屈的受难知识分子，一男一女。女的（英木兰）居然活下来，成为宗教界知名人物，其事迹值得景仰。从氏当年的难友，凡活下来的，他写书前做过大量的访问，核对一些事迹，可见其认真严肃……

维熙同志：我的摘抄到此为止。此刻的精力脑力不允许

我作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，相信别人会做得好的。我只是以读者和朋友的身份向您表示感佩。我国革命历史上的无限光辉的人物和事迹值得发扬光大；我们这一代经历的重大挫折和苦难也应当得到艺术的表现。只有艺术地深情地打动人心，才能发人深省，使人长记不忘，一代一代地感染读者，提高人们的觉悟。从维熙同志是做得好的。我这高龄老读者表示感谢！

张光年

2000年1月23日

从维熙致张光年前辈

光年前辈：

您于1月23日写给我的信，我在2月24日才从传真中收到。《文艺报》主编金坚范同志事先曾在电话中读给我听，但因声音嘈杂，没能听得十分清楚。因而信复迟了，想您定能鉴谅。

读了您的来信后，内心感触颇多，首先让我认知的是，您还是年轻时写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光未然。一个文苑老人要保持心态的青春是不容易的，常见有些文化老人，到了八旬开外，有的终日无所事事；有的受生理和思维的制约，已然死了锐气——更为严重的变态，则表现为拒绝吸收、容纳新的思维，动辄以自己形成的思维定式，评断一切非我的文化现象和文学书籍。而您是其中少见的一个例外。

正是基于您心灵仍然年轻的认知，我才敢于把《走向混沌》三部曲托友人带给您。因为我历经的二十年劳改生活（中国文化、历史的一部分），是中国历史中带有浓浓血色悲

情的一页。我的良知要求我不能粉饰它，更不能有任何艺术夸张；而是一部叩访中国的昨天，并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肉残缺（包括自己）的回忆录。光年同志，我不知您看过《突出重围》没有，其中的主人公有一句话，可以说也是这部作品的魂魄——“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，是没有希望的民族”。我觉得，凡是爱我民族爱到心疼地步的文化人，都有这样的十分焦渴的心愿和无畏的精神。您说对吗？

还应该告诉您一些什么呢？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，此书收到了天南地北两百多封读者来信，还有来自山东济南和山西阳泉的来访者，以及来自四川、安徽的长途电话。信嘛，是通过多种渠道转到我手中来的；而电话是读者几经辗转询问，才打到我家里来的。其中还有一位宁夏银川的中学教师，他在信中说他自己花钱买了几十本书，送给他班里的学生每人一册，以增加对中国文史的全面认识。我深深为读者的良知良能而感动，但是我从没认为这是对我作品的褒奖，而将其视为是后人对那一段蚀月历史的最高礼祭。光年同志，我想您听到这么多读者的回声，也一定会为它而动情的。

您年事已高又有疾病缠身，能翻阅几十万字的长卷并记下笔记，已然使我十分不安。昨天，您在电话里告诉我，您为了转移读过此书后的沉重心情，特意找来《花季·雨季》来读，使我心情更为之忐忑。您正在养病之中，如果是我加重了您的负荷，都将是我的“犯罪”。其实，我当初让友人带此书给您的意思，只是留作纪念。因为在1985年初，您在中国作协两届党组的交接会上，曾说过如下的话：“我要离任了，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，这次新的党组中有王蒙和维熙，我希望你俩不能因工作而丢下创作，那可不是领导调你们来，以及我个人欢迎你们来作协工作的初衷。”我敬重您